



乐歌也作大江流

——李乐观谈《论语》之孔子的音乐人生

本报记者 赵改玲

“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和政治家，可很少有人知道，孔子竟然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。他能弹会唱，词曲皆通，声乐并茂，蔚为大观。今天，请我市论语专家李乐观带着我们一起走进孔子的音乐人生。”

赵改玲：《论语》里有许多记载孔子谈论音乐的章节，孔子真的精通音乐吗？

李乐观：孔子本身就是位大音乐家。《论语》中记载他有关音乐方面的言论近30则之多，在竹简深处，飘荡着千年不散的韶乐之音。这位至圣先师，用音乐之美撑起了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，构筑起君子人格的至善之境。

“学如不及”的乐歌之美

孔子不是天生的音乐家，他说自己是“学而知之者”。但在学习态度上，孔子的执着和勤奋超出了一般人。在音乐领悟方面，孔子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。

有一次，孔子向鲁国乐师师襄子学琴，一个乐曲练习了10天，并没有要求更换新曲子。师襄子对他说：“你练得可以了，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。”孔子却说：“我虽然熟悉了乐曲的形式，但还没有掌握方法。”过了一段时间，师襄子说：“你已经掌握了弹奏的技巧，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。”孔子说：“不急，老师，我还没有领会到曲子的意境。”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师襄子说：“你已经领会了曲子的意境，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。”孔子说：“可是我还不能了解作者。”再过了一段时间，孔子神情俨然，仿佛进入到新的境界。他时而神情庄严肃穆、若有所思，时而怡然高望、志向深远。孔子说：“我知道曲作者是谁了，那人皮肤深黑，体形颀长，目光明亮远大，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。若不是周文王，还有谁能撰作这首乐曲呢？”师襄子听后，赶紧离开座位向孔子拜了拜，佩服地说：“我好像听老师说过，这首曲子就叫《文王操》啊！”这就是孔子学习音乐的态度，他一定要将一个问题弄清楚来龙去脉，然后再去学习新的内容，这样一以贯之，所学无不精进。

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乐歌之境

《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公元前517年，鲁国内乱，鲁昭公被三桓家族合力击败，被迫流亡齐国。孔子在舆论上支持昭公，面对国内复杂的形势，他也带着从政的愿望来到齐国。在一次与齐乐官谈论音乐时，孔子有机会聆听了《韶》乐。那美妙的旋律、纯正的思想、高超的技艺，深深地吸引了他。由于太过投入，他竟然很长一段时间里连自己平日最爱吃的肉都没了滋味，

这种精神上的享受已经远大于口腹之欲。《韶》乐作为舜帝时代的圣王雅乐，不仅将孔子带到了音乐的审美巅峰，更体现了道德完美与艺术形式的浑然天成，让孔子在音律的跌宕中触摸到“尽善尽美”的理想境界。

“割鸡焉用牛刀”的反弹琵琶

从杏坛讲学到周游列国，鼓瑟、弹琴、击磬、吟唱之声一路铿锵，不绝于耳。孔子将“乐”列为六艺之末，却视其为君子人格教育的封顶之作。弟子子游当上了武城的长官，便按照孔子的教诲对当地施以礼乐教化，处处可闻弦歌之声。孔子初到武城，觉得子游用大道来治理小邑，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，故而告诉他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”但子游很认真，提出礼乐教化是解决为政者与普通百姓间矛盾的关键，只有上慈下敬，社会才能和谐有序。听到子游振振有词的辩驳，孔子深感欣慰，但也意识到自己的话的确有些草率，马上向在场的弟子改口认错，不但承认了子游所言正确，为化解气氛的尴尬，故意调侃说自己刚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，称赞子游在礼乐教化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

雅乐之集大成者

《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公元前484年，在外漂泊14年之久的夫子回到鲁国。在历经坎坷、四处碰壁之后，他终于看清了当政者伪善的面目。伴随着老年的来临，孔子更像是一支残年的风烛，而即将一同熄灭的还有他积极入仕的念想。晚年的孔子将所有精力放在了授徒讲学和整理、恢复礼乐文化上。由于鲁是周公的封国，素有“周礼尽在鲁矣”的美誉。公元前544年，吴国的公子季札访鲁，并请求观看西周的乐舞。当为季札演唱《大雅》，他说：“多么和美啊，婉转曲折而刚劲有力。”为季札演唱《颂》，他又赞叹道：“真是美极了！五声和谐，八风协调。”这件事表明在当时的鲁国仍然保有礼乐之盛。不过，随着礼崩乐坏，鲁国也相继出现了“八佾舞于庭”“三家者以雍彻”等诸多僭越的行为，与其礼乐之邦的名声相去甚远。夫子作为西周文化的代表，以维护、保存礼乐制度为己任，面对当前的乱象，厘清扶正，责无旁贷。

那么，孔子为何要从《雅》《颂》入手，又有怎样现实的意义呢？荀子云，一个人不可能不快乐，有了



快乐就表现出来。但这种行为如果不加以引导，就会发生祸乱。古代的圣王厌恶祸乱，所以创作了《雅》《颂》的音乐来引导他们，使歌声快乐而不淫荡，歌词明理而不花哨，音律婉转或舒扬、繁复或简约、清脆或圆润、停顿或急促，都用来感动人的善心，让那些邪恶之风没有土壤。这是古代圣王设置音乐的原则。乐正之后，孔子将《诗经》305篇皆弦歌之（能弹会唱），使“思无邪”的诗教与“广博易良”的乐教合流。通过音律的规范化，用诗乐来滋养温柔敦厚的人格，重构精神家园。

“成于乐”的终极目标

音乐的终极价值是人格的彰显，其本质不在器物形式，而在其承载的仁德精神。在孔子构筑的精神世界里，音乐既是接通天地的语言，也是修身齐家的密码。

这穿越时空的古老乐音，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，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。

上图 李乐观。

（图片由本人提供）